

翻轉

CHAPTER2 HOW is LANGUAGE POSSIBLE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
《哲學研究》

EPISODE / 02

《哲學研究》15-36節

並非簡單一指

THE OSTENSIVE COMPLEX



2020/07/13 8PM
WECHAT GROUP
LIVE



報名按
二維碼
並打字
“報名”



翻轉電臺誠意奉獻 FLIPRADIO COPYRIGHT 20

2.0 總 VOL 20

CHAPTER2 语言何以可能

基础问题意识：不论个体的“人生意义”，还是社会的“公共正义”。个体反思、公共言谈。我们可以信任语言吗？是否有一种语言的治疗达到“真理解”的方法。

EPISODE02 不仅一指：哲学病的成因

基础问题意识：我们已经松动了语言指物的基本问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就是，这样想的问题来源，和我们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

翻电2.0 整体章节

1 纯粹理性批判 / 2 哲学研究 / 3 论语 / 4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5 性经验史 / 6 理想国 / 7 精神现象学 / 8 存在与时间

PREVIOUSLY ON PU

01-14节

Philosophische Untersuchungen

对语言本身的反思是重要的



这种错误不像是“计算错误”或是“分析错误”

而像是笛卡尔的“心物二元”那样，是个“自然而然的”
错误

“指物”的错误

最基础的语言错误

“指物”的两个内涵：

- 1 概念因为其“意义”起作用
- 2 概念的“意义”被其所指的“物”保证
(合理的语言“反映着世界”)

维特根斯坦的反驳：

语言的学习是“训练”而非“解释”

so, 概念的运用并非系于“意义”

(或者说, 有什么训练, 就赋予什么意义)

因此, 语言的意义来自“语言游戏”

指物只是其中很窄的一种游戏

怎么会犯这个错误呢？

- 1 心物二元的基础
- 2 语言表象的高度类似 (被发声器官约束)

我们已经达成了

从语言角度对于“论理”进行的反思很重要

“指物”、“反映世界”确实是一种太粗浅的语言想象

我们从这里继续……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HIRD
EDITION

15-36节 指物与哲学病

15-36

指物与哲学病

Section1：15-17节

语词种类划分不在世界（物的关系），而在“使用者”

Section2：18-24节

没有完备的逻辑语言，任何终极归纳都是无效的
(终极归纳的哲学病)

Section3：25-29节

不是完备逻辑，而是“在当前”要“做点什么”

Section4：30-36节

使用语言之前，我们“知道”的远比想象的要多
(语言随意性的哲学病)

语词种类划分不在世界（物的关系），
而在“使用者”

Section1

第十五节：指物真的指到了“物”吗？只是贴了标签

第十六节：很多语言都是一种“样品”

第十七节：标签还是样品？词语的分类在使用者

第十五节

指物真的指到了“物”吗？只是贴了标签

在哲学研究中，我们对自己说给一个东西命名类似于给这个东西贴上一个标记，这种说法往往被证明是有用的。

苹果指苹果，因此前一个苹果指“概念”，后一个苹果指苹果“物本身”吗？

生产力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后一个“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是某种“实存的关系的总和”吗？

不是的，那只是名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一个标签而已

并非不是“概念”连接了“实存物”从而获得了必然的意义
只是贴标签而已

第十六节

很多语言都是一种“样品”

A让B看的色样又是什么呢？它们是不是语言 的一部分？
唔，随你怎样说都行。它们虽然不属于词，但当我对别人说
“说出‘这’（das）这个词”时，你就会把“这”看做句子的一部分。

如同“这里”和“那里”，需要可感性的“指向”连接

“这个”“那个”这个词汇也一样：词汇必须对应的出现一个
“样品”

因此，“苹果指苹果”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但真正语用上，更像是：

“什么是苹果？”

“这个（一个红苹果）就是苹果”

“那那个（一个青苹果）呢？”

“也是苹果，叫“青苹果””

语言并不“反映现实”

相反，语言发明样品，从现实中找到东西当作标签贴上

第十七节

最后的”自然主义“， 那我不管， 红苹果青苹果那也是收到自然界的”水果——植物“所决定的

想想我们可以从多少种不同的视角对工具或棋子进行分类。

蒜：蔬菜（食用）

北方人 / 南方人 / 吸血鬼猎人

生物分类学：基于基因演化的分子测序

那么”分类“的词汇是不是硬自然对应

反例一：
捕鲸人：哇！今天补了
好大的一条鱼。
我：错！不能说鱼， 应
该说今天补了好大的一
只哺乳动物。
(分子测序生物分类只
是一种游戏)

反例二：
在东西科学家内部
兰花属于”兰花属“
还是不同兰花分属于不
同兰花属也有分歧

一种固定的倾向

不能一一对应， 就在分类上固定

语言的固定性不在世界， 而在语言使用者这里

没有完备的逻辑语言， 任何终极归纳都是无效的

Section2

第十八节：没有完备性的语言

第十九节：为何没有完备性语言呢？ / 因为生活形式不是整全的

第二十节：没有逻辑标准性的语言 / 也反对心理主义

第二十一节：但是共识部分也不在“语词符号本身” / 主客一体

第二十二节：命题根和判断是个奇怪的定式

第二十三节：语言游戏的丰富性

第二十四节：心理主义：反逻辑论的另一个极端

第十八节

没有完备性的语言

因为这些新符号可以说是我们的语言的边缘。（应该有多少房屋和街道才能使一座城市成为城市呢？）可以把我们的语言看做一座古老的城市：一座由小胡同和广场、新旧房屋以及在不同时期增建的房屋组成的迷宫。这座古城又被新扩建的那些街道笔直、房屋整齐的郊区所包围。

新发明的科学语言（分子测序生物分类学）就是那些整齐的郊区和街道

总觉的自己是”完备的“， 可以替代之前的语言
早期维特根斯坦的想法（弗雷格的想法）

维特根斯坦在说：语言是演化的吗？

(no, 在日常语言主义中， 后来这些整齐的郊区才是问题
比较大的， 比较容易导致不适存的)

第十九节

为何没有完备性语言呢？ / 因为生活形式不是整全的

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Lebensform）。

当然这里，什么是”生活形式“就很重要了

当然没有”整全的生活形式“， except：

量子力学物理还原论：世间一切都可以用这个解释

基因 / 神经科学的意识还原论：一切意识现象都是生理模式

唯物辩证法：一切意识都是生产力决定的

（人的主观能动性一直觉得没啥，感觉就是主动符合生产力）

强人工智能：一切生活形式都变为这个算法

回到日常生活，每个人都在过一种”生活形式“

重要的问题：

1 我们能跳出自己的生活形式理解他人的生活形式吗？

（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2 有超越生活形式的根本道理吗？（罗尔斯正义论）

第二十节

没有逻辑标准性的语言 / 也反对心理主义

语言（2）：“板石“

”拿给我一块板石“

说法！

”板石“的意思其实是”拿给我一块板石“，前者是后者的”缩略“

即使这样一种解释对我们颇有诱惑力，我们只需要思考一下实际发生的情况，就会看清我们在这里走入迷途。

这是个啥诱惑？存在一种逻辑，让语言表述可以获得一种”标准形式“

”拿给我一块板石“比起”板石“是个更准确而没有疑议的表述。吗？

（其反向的极端形式）

好！所以心里的意思是一样的就行，外面的表述具有任意性

外国人说话的例子（give me the 把醋递给我谢谢）

三个世界

几种“哲学病“

维特根斯坦：
融合在“生活形式”中

对象

物质世界：达尔文
物质决定论
(语言指物)
虚无主义

语用

逻辑世界：弗雷格
逻辑完备论
(逻辑实证主义)
发明万有理论
(柏拉图的理念论和这个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意思

个体心灵：叔本华
唯我论
(语言任意性)
相对主义 (消极自由)

因此，每一种哲学病就都有了一种“目的”和“语言谬误”

第二十一节

但是共识部分也不在“语词符号本身” / 主客一体

我们可以想象一种语言，其中所有的 陈述句都有反问句的形式和语气；或者每个命令句都有“你愿意做这件事吗”这种问句的形式。

这样一来，也许会有人说“他所说的话具有问句形式，实际上是一个命令”，——也就是说，它在语言实践中具有命令的功能。（同样，当某人说“你将做某事”时，这并不是一个预言，而是一个命令。那么是什么使这句话成为一个预言或一个命令呢？）

老外说错了也不行

说对句子也还不行

其根本就在“语言游戏中”

沿着弗雷格的批判（给人工智能泼冷水）

“句法”并没有什么确定性

第二十二节

命题根和判断是个奇怪的定式

句法的终极想象：维特根斯坦早期也这么想

命题 + 判断

命题：

明天（）下雨

判断：

明天（要）下雨

明天（不）下雨

明天（可能）下雨

所有句子都可以变为“命题”和“判断”

“把门关上”

命题：关上的门

判断：祈使

因此：

他人说：明天下雨

我应该认为，已经表达了一半的意思，命题说出来了。我该
问：你的判断是什么？

拳师的例子，维特根斯坦就是说，没有什么表达了一半的“命题根”
最重要的不是画了个拳师，而是“画的旁边是什么”

第二十三节

语言游戏的丰富性（无限性）

把语言中的工具及其用法的多样性以及词和句子种类的多样性，同逻辑学家们（包括《逻辑哲学论》的作者在内）关于语言结构所说的话加以对比，那是很有趣的。

对比的结果就是，逻辑学家的语言结构可以覆盖如此少的“语言游戏”

否定了我们可以：

穷举语言游戏，造出强人工智能

当然也否定了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

第二十四节

心理主义：反逻辑论的另一个极端

一种终极的防守句式：语言是在描述我的……

当然可以用断言形式或描述形式来代替通常的疑向形式：“我想知道那是不是...”或“我怀疑那是不是...”——但我们并未借此把各式各样的语言游戏拉得更近些。

语言唯我论是一种造句方式

另外，也没有私有语言
(后面详细说)

不是完备逻辑, 而是“在当前”要“做点什么”

Section3

第二十五节：语言来源于我们的自然目的, 语言是为了“做点什么”

第二十六节：问出问题：命名（贴标签）是为了干什么呢

第二十七节：语言不仅仅为了“谈论事物”，谈论只是一种语言游戏, 且可以是反向的（那就不是锁定在物上了）

第二十八节：我们无法指物

第二十九节：指物的全部外部环境

第二十五节

语言来源于我们的自然目的，语言是为了“做点什么”

人们有时说动物不说话是因为它们缺少心智能力。也就是说：“动物不思想，因此它们不说话。”

反对“语言是思想的产物”

（先有思想，再有语言的表达，乔姆斯基，平克：语言本能）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

语言就是思想，思想就是语言，这两个东西是一体的

不发明出“概念”，就不会有思想

没有思想，就不会发明出“概念（符号）”

长时间working memory的“跨情境处理”

为了和他人“交换”且“依赖”



第二十六/二十七节

问出问题：命名（贴标签）是为了干什么呢？

语言不仅仅为了“谈论事物”，谈论只是一种语言游戏，且可以是反向的（那就不是锁定在物上了）

我们给事物命名,然后我们就可以谈论事物;在谈论中指涉它们。”似乎一旦命名,下面再做什么就都给定了。似乎只有一种事情叫做“谈论事物”。

贴标签为了Quote到事物

只有包含了“实际存在的话语才有意义”
(语言反映现实)

水! 走开! 啊唷! 救命! 好极了! 不! 你仍然要把这些语词都称作“为事物命名”吗?

语言（2）的“板石”也不是命名和Quote

这里还可以想一想,用一个人的名字去呼叫这个人是一件多独特的事情!

很明显，命名不是为了八卦和谈论他，而是为了合作

第二十八节

我们无法指物

指物论的穷举性质

指物在假设一种脱离情境的“理论对象”



我指着这个对外星人说，这是“A”

A是山脉吗？

A是山脉的名字吗？

A是山脉所在地的地名吗？

A是圆角矩形吗？

A是蓝色吗？

A是三角形吗？

A是曲线吗？

.....

指物之真完全忽视了“语境”构造中的其他“非事实”

第一章 E10 《我们与概念的距离》

为何提这个？要说明一种“整体性”了！

第二十九节

指物的全部外部环境

人们也许会说:只能这样来用指物方式定义二:“这个数字叫二””。因为“数字”一词在这里标明了我们把“二”这个词放在语言的、语法的什么位置上.....于是又是通过别的语词来定义!那么到了这个链条上的最终定义又该怎么样呢?(不要说:“没有“最终的”定义”。那恰恰就像你要说:“这条路上没有最后一座房子;人们总可以再盖一座”。)



我们如何学会“形状”、“颜色”、“数量”？

我们不是通过解释和定义学会这些概念的

如果没有这些游戏、工具和这些概念的“并置”

我们就学不会这些概念，也不会指物

而是在游戏中，一边指，一边学好多概念

一个非常刁钻的例子

维特根斯坦发现“定义的”逻辑顺序

能够指着不是红色的东西为“红”这个词下定义吗？这就好比要向一个不太通中文的人定义“谦虚”这个词，指着个傲慢的人定义说“这个人就不谦虚”。这种定义方式会有歧义，但这不是否定这种方式的论据。任何定义都可以被误解。但很可以问：我们仍应把这个称作“定义”吗？——因为即使它具有同样的实际后果，对学习具有同样的作用，它在演算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当然不同于我们通常称为“红”这个词的指物定义。

这与上面的属性块有何相似之处？

我们总认为是发现单一对象，然后赋值

其实说不定是集合与剔除

（集合就是对整体的把握，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就有不同的集合）

使用语言之前， 我们“知道”的远比想象的要多

Section4

第三十节：什么是“知道”

第三十一节：指一个“棋子”， 背后要知道的远远大于一个棋子

第三十二节：奥古斯丁忽略的就是那一大片的“知道”

第三十三节：没有单纯的“指颜色”（颜色的命题根）

第三十四节：“指颜色”混淆了“意谓”和“解释”

第三十五节：具体对象 和 类别词， 类别词以及行为中的“解释性”

第三十六节：“语言随意性”的问题来源， 向内求索

第三十节

什么是“知道”

如果我知道某人是要给我解释一个颜色词,“那叫“褐墨色”,这个指物定义就会有助于我理解这个词。

“解释”颜色词, 指物“意谓”这个词会有帮助

“我知道”是个很复杂的事情



J.L. Austin 1979 Other Minds

我要知道什么, 才知道别人在给我介绍“褐色”?

第三十一节

指一个“棋子”，背后要知道的远远大于一个棋子

Q：知道什么，才可以指着一个棋子说：这是王

情况一：知道了国际象棋，只是没见过棋子
(将图像于已经知道的那个“王”联系起来)

情况二：知道棋类游戏的框架，知道了棋子的作用
(一个“棋子”要素，这是王)

设想一个会中国象棋的人学国际象棋

因此，给一个孩子说“这是棋子”，没有任何意义
知道“棋子”，就必须知道棋盘，知道棋局

第三十二节

奥古斯丁忽略的就是那一大片的“知道”

我想,现在我们可以说:奥古斯丁所描述的学习人类语言的过程,仿佛是那个孩子来到了一个异族的地方而不懂当地的语言,似乎他已经有了一种语言,只不过不是这一种罢了。换言之:似乎这个孩子已经会思想了,只是不会说话。而“思想”在这里就像说:对自己谈话。

因此：人自言自语的时候是纯粹的“面向自己”
而不让任何人知道吗？

连自言自语，都必须自言自语在一大片公共的“知道”上

第三十三节

没有单纯的“指颜色”（颜色的命题根）

棋子是棋类游戏封闭规则内的一个要素

“指颜色”是个完全不同的东西（颜色面对无限的“语言游戏”）

这个蓝色和那边的蓝色一样吗？你能看出其中的区别吗？

明度、灰度等色值差异

你在调配颜色时说：“很难调出这种天空的蓝色。

和样品比对（兴许和第一个类似）

天晴了，又看得见蓝天了。

颜色所谓符号指代天气

瞧，这两种蓝颜色的效果多不一样啊！

颜色和周围颜色的搭配

你看见那边那本蓝皮儿的书了吗？请把它拿过来。

颜色作为“标签”

这个蓝色信号灯意味着...

颜色作为“标签”（兴许和上面类似）

这种蓝叫什么？——是“靛蓝”吗？

颜色作为“记忆中的样品”

正如走一步棋并不单单意味着如此这般的在棋盘上移动棋子——却也不单单意味着棋手走棋时的思想感觉，而是意味着我们称之为“下一盘棋”、“解决一个象棋问题”之类的情形。

即便是走棋子：别人问“你在干嘛？”

你都不能回答：帅五进一

“我现在在指颜色”是个非常狭窄的语言游戏

第三十四节

“指颜色”混淆了“意谓”和“解释”

因为“如此这般地意谓某个定义”和如此这般地解释某个定义”这两种说法所标示的都不是某种在给予定义和听到定义之际的伴随活动。

什么叫“将军”（意谓mean）：我现在这样帅五进一就是将军

什么叫“将军”（解释interpret）：因为…

指物时的各种“意谓”，好像就通达了一个“意义”

NO！

指物的“意谓”，仅仅是游戏中的一个“表象”

民主是什么？就是议会里面打架

民主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美国现在这么乱

第三十五节

具体对象 和 类别词, 类别词以及行为中的“解释性”

然而,即使有这样一种活动每一次都重现,我们要不要说“他指的是形状而不是颜色”仍然取决于周边情况——即取决于指之前和指之后的情况。因为“指向形状”、“意谓形状”这些话的用法和“指向这本书(而非那本)”,“指的是椅子而非桌子”这类话的用法是不同的。

指向这本书：指向王（帅五进一）
是个纯粹的意谓

我指颜色而不是形状：具有解释的意义
（类别在语言游戏中是自由的）

即使是具体对象：这个棋子 我也不说 这个木头
“这个棋子”本身已经带有了“解释性”

因此很少有语言游戏可以直接连接：
一个意谓 和 一个概念的意义

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建立：
意谓对象——意义（直通车）

一个刁钻的例子

这个部分维特根斯坦在说啥？

一会儿用“这是蓝的”这话意谓关于所指对象的述说——一会儿又用它来意谓“蓝”这个词的定义,这是怎么回事？

前者是“mean”，后者是“interpret”

在第二种情况下,其实意谓的是“这叫作蓝的””。

不是“意谓对象”——“意义”

而是“意谓对象”——“样品”——“标签”——“意义”

一段话本来意在讲一件事情,而某个人却从这话里得到了对某个语词的定义,这也是可能的。〔边注:这里隐藏着一个严重的迷信。〕

“你就说你是不是在撒谎吧”

有一种脱离语言游戏的，纯粹的“撒谎”，那是坏的

迷信内容：柏拉图纯粹理念世界的存在

意谓更不是任意的

第三十六节

“语言随意性”的问题来源， 向内求索

我们这儿的做法正像我们在大量类似情形下的做法样:因为没有单独一种身体动作我们可以举出来称之为指向形状(例如相对于指向色而言),我们于是就说和这话相应的是一种精神活动。

逻辑的确定性

反面

唯我论

意谓即意义

反面

我的精神活动指向意义

一旦落入：

笛卡尔二元论：我——符号——世界 完备统一

就容易走另一个极端

我就是我（相对主义）

我直达世界（浪漫主义）

他们都诉求语言的随意性

单独语词与单独精神活动没有必然关系

维特根斯坦是“分析哲学”吗？

我觉得不是

分析哲学还是弗雷格的路子，吸收维特根斯坦的理论而已

我们一定要发现：

维特根斯坦一点都没有要“发明一种新的语言规范”

而是延续着《逻辑哲学论》

在语言规范的瓦解中，保护伦理、感觉等“生活形式”

我们不是要学一套语言的技术性分析样式

形成一种新的“科学使用语言的方法（基因分类）”

而是用语言医治那些瓦解我们“生活形式”（那个杂乱城镇中心）的“哲学病”